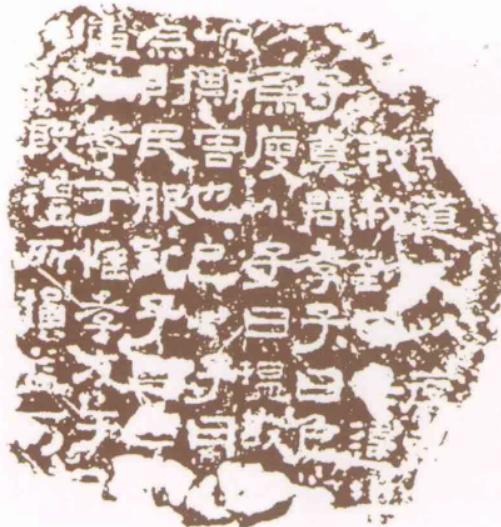


# 漢代公羊學 災異理論研究

黃肇基 撰



費宮多碩士，英彥獻瑤章



碩士文庫·英彥叢刊

ISBN 957-668-508-7 [122]  
00200

9 789576 685088

2150

新臺幣 200元

英彥叢刊(22)  
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研究  
黃肇基 撰

# 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研究

文津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研究 / 黃肇基撰。-- 初版  
-- 臺北市：文津，1998[民87]  
面； 公分。-- (碩士文庫)(英彥叢刊；  
22)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508-7(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漢(公元前202-公元220)

122

87005488

碩士文庫・英彥叢刊

**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研究**

著作者：黃 肇 基

發行人：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6 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1998年5月一刷 印數：①-500本

ISBN 957-668-508-7 定價：新台幣200元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進程	6
第二章 災異思維探源與災異理論之演變	11
第一節 災異釋義	11
第二節 災異思維探源	16
第三節 災異理論之演變	65
第三章 《公羊傳》災異觀	81
第一節 《公羊傳》之釋災異	81
第二節 《公羊傳》之災異觀	92
第四章 董仲舒公羊學之災異理論	99
第一節 董仲舒之經學思想 ——法《春秋》崇《公羊》	99
第二節 董仲舒災異理論之思維	108
第三節 董仲舒對《春秋》及漢代災異之詮釋	128
第五章 何休公羊學之災異理論	163
第一節 集大成之何休公羊學	163

---

第二節 何休公羊學之災異理論	176
第六章 《公羊傳》、董仲舒、何休 三家災異說之比較	189
第一節 三家災異說之比較	189
第二節 《公羊》三家災異理論之演變	221
第七章 結論	225
參考書目	23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公羊學》言災異，昔賢今人多視之爲荒謬迷信①，其實，所謂荒謬的思想往往不是毫無價值的。在思想史上，愈是荒謬的見解，愈具時代特色。歷史上各種荒謬思想往往集中在宗教領域，而宗教在古代文化當中常處在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思想的精髓也往往隱藏在諸多荒謬之中，如漢代《公羊學》現代的人視爲荒唐得驚人的學說，其實是有其背景也隱藏著許多令人所不熟悉的思想內容，因此如今研究漢代《春秋》公羊學之災異理論，當有其意義。基於這樣的理據，於是把它的災異理論當作經學思想研究的起點。

《春秋》重災異②，每有災異必書，大至山陵崩頽，小至霜不殺草，二百四十二年間未嘗或缺，其慎重如此，當有其深義。

《漢書·楚元王傳》言：

《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凡記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鶴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蠭、蟲、螟蟲午並起。③

《春秋》之多書災異、對於災異不憚其煩地詳加記錄，與其所記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④的禍亂相彷彿，可見孔子《春秋》

之書災異，應有其憂患警戒之深意！且《春秋》的褒貶之筆盡在《公羊》<sup>⑤</sup>，春秋公羊學盛行於兩漢，不但直接反映兩漢的學術思想，同時對兩漢學術思想及政治（如以春秋治獄）、社會等影響至鉅，遺風所及，至今猶有存者。所以春秋公羊學，自有其不可忽視的研究價值。

公羊學是經世致用之學，有別於曾思學派<sup>⑥</sup>，以及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儒學。公羊學所關心的是「制度性」的架構，公羊學所主張的是以制度完善人性，其實踐目標不只在成己成德而已，更進而從改制立法中，達到兼善天下的目的<sup>⑦</sup>。幾千年來，心性儒學相當盛行，且大儒輩出，而政治儒學的研究較為缺乏，本人乃不揣鄙陋，以公羊學為研究對象，希冀於心性儒學之外，再拓展視野，研究儒學的政治智慧，以窺孔子作《春秋》「內聖外王」「經世致用」之旨。

再者，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側重在經學歷史事件的探究與疏證，或對經學歷史的現象提出因果的解釋（如公羊學的經義如何、儒家道德形上學如何與康德哲學結合、儒家價值在台灣如何轉化等問題），較少探討中國經學家「思維方式有何特徵」或對經學思想背後的「思維模式或理論基礎」進行研究。為了尋繹這個思維方式，本文希望把《公羊學》作為一種「文化體系」來加以審視，結合漢代學術、政治、社會、歷史的變革，來探討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中，所顯示的經學的思維模式<sup>⑧</sup>，以及它在經學史的文化意義，亦即，把「思想史」和「經學史」融合起來，透過「春秋推見至隱」<sup>⑨</sup>的經義以及公羊災異理論之演變、發展，探討它對漢代經學、政治、社會的影響，冀望能對中國文化及經學思維的「深層結構」<sup>⑩</sup>有所了解。

## 註 釋

①東漢·王充《論衡·案書篇》云：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唐·柳宗元《貞符》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

宋·王晳論〈孔子脩春秋〉一文謂：

何休以為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其迂哉！見《春秋皇綱》，卷一，頁2。

宋·黃楚望亦謂「何休最好異論」。見趙晳《春秋師說》卷上〈論古注得失〉，通志堂經解本，頁25。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公羊災異條》認為《公羊》之災異乃出於儒生的附會，既不科學，更不可信。台北：廣文書局，1963年，頁595～596。

清·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云：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見《古史辨》第五冊，頁343。

②清·毛奇齡董理類別與詞例，歸彙為二十二門，其中「災祥」一門，分析為：日食、螟、螽、蟬、雨雪、雷電、震、雹、星隕、大水、無冰、災、火、蜮、蜚、多麋、眚、不雨、沙鹿崩、山崩、旱、地震、星孛、六鵠退飛、隕霜殺菽、隕霜不殺草、鶲鵠來巢、獲麟諸項。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台北：漢京書局影印，頁7670～7671。

亦見於清·顧棟高〈春秋天文表〉、〈春秋五行表〉歸納春秋經之

災異為十一類：一日食、二星變、三地震、四山崩、五水災、六雷電霜雪冰雹、七不雨、八無麥苗、饑、九蟲孽、十物異、十一火災。見皇清經解，卷一百十九、卷一百二十，台北：漢京書局影印，頁9324～9335。

③《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台北：鼎文書局印行，頁1936～1937。程發軾《春秋要領》，台北：蘭台書局，民國70年，頁52，〈春秋之天災人禍〉記述更詳。

④見註③《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頁1936～1937。

⑤公羊家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照公羊家之說，《春秋》每一「書法」都有很深的意義。

⑥見王葆玹《西漢經學源流》謂曾思學派，是指孔子後學曾子、子思為代表的學派。孟子於〈離婁下〉篇說：「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可知曾子與子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曾子發揮孔子行孝與守約的思想；子思則發揮孔子性與命的思想，行者守約與率性知命乃是個人生命中修為證悟之事，故曾子、子思傳孔子的心性學，為儒家傳統中的「心性儒學」。孟子雖然亦深受曾思學派的影響，承傳孔子心性之學並發揚光大之，但孟子同時也深受公羊學的影響，傳承並發揚孔子的〈春秋學〉。故孟學與曾思之學不同，孟學不僅可列為孔門德行之科，亦可列為孔門政事之科。可見後人把孟子與子思合為一派，名曰〈思孟學派〉乃未得孟學之全。孟子不僅是心性儒學，同時也是政治儒學。

⑦見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65年6月，頁2～9。

⑧「經學模式」的概念是從「經學著述形式」引申而來的，經學著述形式除章句、箋注、義疏之外，還有傳、說、記三種。「經學」：是古代宗教思想、政治思想、歷史思想、哲學思想及文學藝術思想

的混合體。「思維模式」，主要是指時間過程中的思維程序，如西方的思維模式，簽署地址一般是依次寫出宅名、街名、市名、國名、而中國人則依次寫出國名、市名、區名、街名、門牌號碼。人們根據這種次序的差別可知：西方人的思路是由部份到整體，是邏輯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路是由整體到部份，由於需要直接產生關於整體的認識，可說是整體思維方式和直覺思維方式。這種直覺體悟往往藉助於意象來進行，又可說是意象思維方式。見王葆玹《西漢經學源流》，頁29~31。

- ❾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十七，頁1232，台北：宏業書局。
- ❿所謂「深層結構」：是指創造歷史的人，如何去認識他們自己及所處的世界的思維方式，建立其世界觀。而以這種思維模式去深入剖析中國文化傳統中所謂「隱默之知」（*Tacit Knowing*用美國當代哲學家Michael Polanyi所著*The Tacit Dimension*書中之名詞）的層次問題。

## 第二節 研究進程

《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序》①裡說：「思維方式」的研究長久以來是哲學上的重要課題，自本世紀初，布留爾（Lucien Levi-Bruhl, 1857~1939）的《原始思維》②一書發表以來，更吸引了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究，目前「思維模式」是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內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它能依不同文化的體系，不同心靈的方向，從知識的客體轉向認知的主體，由主題學的知識對象轉向文化積澱塑造的主體認知模式，這是一種「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追求。「宗」、「元」不是落在認知對象上的析辨、歸納、大造系統。而是落實在具有「某種文化特色」的知識體系上。

在本世紀早期（法國）的默斯與葛瑞爾，曾經分別撰文，專門討論「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他們提出中國人的五行觀念和關聯式的思考方式等，都相當引人注目。由於這些的觸發，本文也就從《春秋公羊傳》、董仲舒《春秋》學及何休《公羊解詁》的脈絡，去探究漢代公羊災異理論的建立、演變、發展及其影響，相信對中國人思維模式的理解有所助益，期能開拓新的研究視野。

《四庫全書總目》云：

徐彥疏引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必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

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如傳確為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sup>③</sup>

徐彥的結論是：公羊高五世相授，先是口耳相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注也說：「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乃始記於竹帛。」<sup>④</sup>所以說：《公羊傳》是陸續寫定，非成於一人之手，成書於漢景帝時。

《公羊傳》雖非成於一人之手，但《公羊傳》以說《春秋》經為主，而公羊學者又以《公羊傳》為主，發皇《春秋》之微言大義。《公羊傳》亦成書於漢景帝時，因此為了尋繹漢代公羊學災異理論的演變脈絡，本研究遂先從《公羊傳》著手。

熊十力先生於《讀經示要》謂：

使兩漢無董何，則公羊之學遂絕，而春秋一經之本意，終不得明於後世矣。<sup>⑤</sup>

由熊十力先生的話可知研究公羊學必須以董仲舒、何休為主。《漢書·五行志》云：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sup>⑥</sup>

《史記·儒林傳》亦云：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

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sup>⑦</sup>

《漢書·董仲舒傳贊》也說：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予、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sup>8</sup>

可知董仲舒的確明於《春秋經》及《公羊傳》，為儒者宗，司馬遷嘉許其為治《春秋》之第一人，且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以錯行，由此可以證之熊十力先生之言十分中肯的當。因此《公羊傳》之後，即以董仲舒《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以錯行，做為研究對象。

春秋公羊學盛行於兩漢，以其持論精深，影響深遠而論，首推西漢之董仲舒、東漢之何休。董仲舒善治公羊春秋，武帝時，陳〈天人三策〉，以天人相與之義，發明了《春秋》災異，開闢了漢儒以災異說經、論政的風氣<sup>9</sup>至於何休《公羊解詁》，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sup>10</sup>復與其師博士羊弼追求李育意<sup>11</sup>承公羊嚴（彭祖）、顏（安樂）的弊端，導正了今文章句的缺失，挽救公羊於既衰，依經立傳，詁訓大義，實集兩漢公羊學之大成。所以劉逢祿《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說：

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sup>12</sup>

因此欲探漢代公羊學之災異理論，捨何休則莫由！

由上所述，本文之研究：是從《春秋公羊傳》、董仲舒之春秋學及何休《公羊解詁》為其脈絡，來探討漢代公羊學之災異理

論。

---

## 註釋

- ①參見楊儒賓、黃俊傑《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頁3，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5年11月。
- ②丁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 ③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57，冊二頁538。
- ④見何休《公羊解詁》公羊隱公二年傳。
- ⑤見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三，頁139，台北：洪氏出版社。
- ⑥見《漢書》〈五行志〉，卷二十七上，頁1317，台北：鼎文書局。
- ⑦漢·司馬遷《史記》，頁3118、3128，台北：鼎文書局。
- ⑧見《漢書》，卷五十六，頁2526。
- ⑨見本章第一節註⑥、⑦、⑧。
- ⑩見何休《公羊解詁序》頁4，《春秋公羊傳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 ⑪見《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何休傳〉，頁2582，台北：鼎文書局。
- ⑫見劉逢祿《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卷一二九〇，頁1。



## 第二章 灾異思維探源與灾異理論之演變

### 第一節 灾異釋義

「災」：許慎《說文解字》有三說：

𠂔，害也。從一離川。春秋傳曰（魯宣公十二年）：「川離爲澤凶。」

𠂔，傷也。從戈才聲。

𦥑，天火曰𦥑。從火𦥑聲。𡇀或從亾火。𦥑，籀火從𠂔。𢃊，古文從才。」

清·段玉裁注云：「害者傷也。𠂔害字本如此作。玉篇云：「天反時反𠂔。今凡作𡇀、𦥑、𦥑皆假借字也。災行而廢矣。周語曰：陽塞而在陰。川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從一塞川是爲害川。故字從離川。」

余永梁《殷虛文字考》：「依王氏（王筠釋例）指事之說，𠂔當是指事字。𠂔象水形。一則指事也。𠂔演變爲形聲。對於水害曰𦥑。故又作𦥑。於兵害從戈曰𠂔。於火害從火曰𦥑。而火𦥑之字，後變爲災𦥑諸字。」

事實上，甲骨文作𠂔、𦥑、𠂔、𦥑、𦥑契文諸形是託洪水泛濫之形以寄託水患之意。小篆𠂔，從川而以一泛象雍塞之形，來示川水之惡。

𠂔，從戈示兵害，並從才以記錄語言。甲骨文作𠂔，金文